

文化講座六

臺灣節慶民俗與廟會文化

李豐楙

今天是一個「文化講座」的學術盛會，所講的方向，是和人文有關的節慶、廟會。由於四月四日剛過，一個清明節為什麼有時間上的差異？主要的是整個地球和太陽、月亮之間的關係，特別是華人採用的陰陽合曆，為中國的農業社會所襲用。因為華人發現地球和太陽之間形成這一套體系既有陽曆也有陰曆，地球與太陽、月亮形成陰陽合曆以後，就會在不同的時間作彈性的調整。

第二個就是人家常說的「三月瘋媽祖」，最近幾天，大甲媽祖就從大甲出發，經過七夜八天到新港邊境。在進香的過程中，有些人會循著非日常的生活方式，走過這麼辛苦的一段路程，到底有什麼文化意涵？已經到了二十一世紀，這種節慶與廟會，在我們現在的生活中，只是一種過去的歷史記憶，還是可以轉化轉型，和現在生活結合在一起，那是一種微妙的生活機制。今天我將所做的有關節慶與廟會的教材，與大家分享。

(一)

在社會學裡晚近有兩套重要的學科方向，第一種「日常生活」社會學已成為一個專門的學問；第二種則是因應休閒的需求，在二十世紀後半期到二十一世紀，有很大的改變，就有「休閒社會學」，

日常生活社會學與休閒社會學，分別對社會生活的兩大部分做完整的概括：常與非常，就是日常生活與休閒生活。在古代中國有沒有這樣的生活節奏？任何民族都會根據他們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，出現一套調整社會生活的文化機制，作成為社會生活的一種節奏。

《禮記·雜記》就有一段話，雖則不長，卻成為兩、三千年來歷代官方處理日常生活與休閒生活的主要依據。這是從一場廟會一類活動開始的：

子貢觀於蜡。孔子曰：「賜也樂乎？」對曰：「一國之人皆若狂，賜未知其樂也！」子曰：「百日之蜡，一日之澤，非爾所知也。張而不弛，文武弗能也；弛而不張，文武弗為也。一張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。」

可以想像子貢與他的老師孔子一同去參加蜡祭，或參觀後向老師報告。蜡祭這個典禮，後來已經被分散了，主要集中於下半年到年底：秋收冬藏，因為秋天收穫以後，在時間上、物質上，才有餘裕舉行蜡祭。蜡祭的最後一天，就是類似現代人所講的「嘉年華會」

(carnival)，故可說是一種嘉年華式的狂歡文化。子貢作為孔門的高弟，他可能是陪著老師，也可能他自己去看，所以「觀蜡」即參加、參觀蜡的祭典，孔老夫子就問他：看到整個廟會、節慶活動的情形，大家都感覺那麼快樂，你的感覺如何？結果這位孔門高弟的反應很特別，大概平常都是根據孔老夫子的教訓，每天只知讀書，準備將來擔任士大夫之職，他居然回答：「一國之人皆若狂，賜未知其樂也！」「一國之人」可以說是整個魯國，一國就是全國，整個人們都若狂，「若狂」相對於西方的嘉年華，就是狂歡文化。「一國之人皆若狂」，是指全國之人都進入一種狂歡狀態，但是為何子貢沒有感受

到那種快樂！這位孔門高弟在這樣的氣氛中、大家都這麼 high 的氣氛中，他居然不覺得快樂！孔老夫子的心裡一定想：我的教育失敗了！所以孔老夫子就趁機對他進行一次機會教育。孔老夫子不愧為一個萬世師表，他發現如果這樣，學生只學了一半，沒有學好另外一半，所以教育子貢說：「百日之蜡，一日之澤」，蜡祭從秋收之後開始，有很多的田作都要整理，很多的感恩都要感恩，所以要舉行許多祭典。最後一日的「一日之澤」，這個澤就是恩澤，皇帝在最後一天恩准大家一個狂歡，狂歡就是可以「吃喝玩樂」而沒有限制。平常日子喝酒要節制，吃東西也要節制，這是一套日常生活的禮制。所以最後一天等於放假，澤是恩澤，乃是上對下的那種恩賜觀念。這種經過百日、經過之前田間的整理，秋收之後切收入穀倉等，最後一天才來一個非常，狂歡的節日。這段話講的可稱為「孔門的射箭智慧」。

在我們平常的語言裡有兩個常用的，一個叫「緊張」，另外一個就叫「鬆弛」，緊張的「張」與鬆弛的「弛」，都是從弓，以前士大夫都要舉行射箭活動，這種「鄉射」等於是體育課，訓練士大夫成為優雅的士，要接受全人教育，所以有體育訓練的射箭、駕車等，都一定要學這種技藝與禮節。射箭經驗在射的時候，弦要旋緊，這叫「緊張」；平常則是放鬆的，射的時候才旋緊，旋緊以後拉開就比較有力，旋得越緊張，箭射出的力道就越強，這就是緊張，弦不用的時候就要放鬆，不然就會彈性疲乏，弦就不能用了。在過去讀書人都要學射箭，鄉射禮就成為士大夫重要的禮節，也是一種基本的技藝。那麼為何又說：「張而不弛，文武弗能也」？一個人如果永遠都緊張、每天緊張而沒有放鬆，這種情況連文王、武王這些聖人都沒有辦法，都會受不了。因為緊張就有壓力，壓力過大，就如現在很多人有病，就是因為太緊張、壓力太大，所以說一個人如果永遠

緊張的話，連聖人都受不了。但是「弛而不張，文武弗爲也」，弛就是鬆弛、放鬆，用一個現代話說就是「天天都是星期天」。其實天天都是星期天這種人是最難過的，因爲一退休以後，開始還很快樂；過了一段時間後，就開始有另外一種緊張。爲什麼？因爲每天都同樣的沒事可做，後來就安排當義工，否則會受不了。其實最能體會節日放假的快樂的，就是只有工作的才真正懂得放假的可貴，這個就是「一張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」的真諦。

所以合理的社會生活有時要緊張、有時要放鬆，這種張弛有序的生活節奏，就成爲人們社會生活基本的韻律感，而人們過去的緊張與鬆弛，乃是隨著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而形成的，特別是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主要是以節氣爲準，即所謂的「二十四節氣」可做調整。所以在一段時間裡，就會有一個節日，剛好是與生產的活動可以搭配起來。節氣的名稱裡，如「芒種」就是與植物的成長有關，有些節氣是和大自然的氣候有密切的關聯。這種節奏感是由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所搭配形成的。在亞熱帶的臺灣，這個二十四節氣還是在日曆上不斷的使用，事實上如「大雪」、「小雪」除非到合歡山，否則很難碰到大雪、小雪，而「小暑」、「大暑」特別熱則是沒問題。不過原則上人們還是根據節氣的方式來過節慶的生活，這就是表面上仍依循過去所形成的時間節奏。但是現在的節奏又受到西方的影響，如說「禮拜日」：禮拜就是上教堂的日子，因爲在基督教傳統中，前面的工作爲五天半或是五天，所以是五加二或是五點五加一點五，前面幾天要工作，要工作就是閩南語所說的「愛打拼」，要打要拼，打和拼是爲了生存、爲了工作，爲了生存的緣故，大家都知道，要打要拼，其實既會傷害別人，當然也傷害自己，要拼才會贏乃是一個充滿了「競爭」的社會。所以工作了五天、五天半，那麼在一天半裡，有一天要上教堂，這樣形成的五加二、或是五點五加一點

五，這種較短的節奏並不像二十四個節氣，而是西方學者提出的「聖」與「俗」，所有西方基督宗教社會的生活節奏，就是俗與聖不斷的在反覆，反反覆覆不斷在進行，這種俗與聖的生活節奏就是「一張、一弛」，因為所用的是基督教義，用創世紀的觀念支持這一套五加二或五點五加一點五的生活節奏。如果到伊斯蘭社會，就不是用禮拜日，因為伊斯蘭教徒用自己的經典、聖經。雖然全世界使用的，大部分已是習慣現在大家通用的日曆習慣，其實並不見得每個民族都完全相同，主要是因為背後的宗教教義並不一樣。中國所形成的這一套，原來就是以節氣形成的，所以現在的日常生活社會學與休閒社會學，乃是融合了中華的傳統和西方的傳統所形成的。我們現在也是一樣的，一週有七天。

然後就可看為什麼稱做「蜡」，《禮記·郊特牲》：

天子大蜡八。伊耆氏始為蜡，蜡也者索也；歲十二月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。蜡之祭也，主先嗇而祭司嗇也；祭百種，以報嗇也；饗農及郵表畷。禽獸，仁之至，義之盡也。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：迎貓，為其食田鼠也；迎虎，為其食田豕也，迎而祭之也；祭坊與水庸，事也。曰：「土反其宅，水歸其壑，昆蟲毋作，草木歸其澤。」

大蜡凡有八種，錄下這條的目的就是為了說明：蜡祭其實就是「有祈有報」，春天先是「祈求」，秋天就要「報謝」，所以稱為「春祈秋報」。春天為一年之始的時候就要許願、「下願」，如果春天祈求，到了年底有了收穫，就需報答所請求的。民間表示順利的話，就有八個字：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」。風雨及時就能人民安泰，在農業社會就要表示感恩，到了收成以後就要表示報謝之意。所道謝的對象

就是先聖「神農氏」，及類似像神農氏這種和耕種有關係的。有趣的就是當時祭拜的還有貓，在我們的文化裡較少看到貓，十二生肖就沒有，但是並不表示黃河流域就沒有貓。因為貓吃老鼠、吃田鼠，所以要報謝貓。現在一般民間的動物崇拜裡反而較少看到貓，但是在蜡祭裡很早就有貓。同樣的，也有老虎，老虎吃田豕，就是山豬。從這兩個例證可以說：凡是和土地生產有關的，都要表達謝恩之意。

到底這個祭典又是怎樣形成的？《禮記·郊特牲》記載：

天子皮弁素服而祭：素服，以送終也；葛帶榛杖，喪殺也。蜡之祭，仁之至、義之盡也。黃衣黃冠而祭，息田夫也。野夫黃冠，黃冠，草服也。大羅氏，天子之掌鳥獸者也，諸侯貢屬焉。草笠而至，尊野服也。羅氏致鹿與女，而詔客告也；以戒諸侯曰：「好田好女者亡其國。」

在孔老夫子那個時代，天子都要皮弁素服祭祀等等，就是說天子需要穿素色的衣服。為什麼？現在民間的服飾象徵，只要穿著素色的衣服，大概就是「送終」。為什麼送終呢？就是為大地送終，在北方到了冬天，冰雪封山、冰雪封野，整個大地一片沈寂，就好像大地死亡一樣，所以為大地送終就是土地的休息，四季春夏秋冬相循，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一帶的緯度，整個大地就好像一個大循環，有其時間上的定期循環，到了冬天就為大地送終，所以經文中說「送終也」。為什麼要如此重視服飾呢？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：「野夫黃冠；黃冠，草服也。」一般農夫都要穿黃衣黃冠，就是穿著和土地一樣顏色的衣服，黃色衣服一方面代表土地，一方面也代表工作之後所穿的禮服。主要的目的就是「息田夫也」，正是讓農人休息，亦即農人的休息以此合理化。西方的休閒社會學稱做「宗教性餘暇」，

就是透過一種宗教活動，可讓休息合理化，就可讓農夫在通過節慶後真正的休息。所以在這個典禮之後就能夠讓農夫有一段休息的時間。

我們就歸納出兩個時間觀念，任何人其實都擁有兩個時間、兩種空間，第一種時間就是「常」：日常所穿的衣服就是常服，常服就是每天所穿的工作服。「常」這個字，在文字學上，就是「从尙从巾」，就是指每天所穿從事工作的衣服，這種常服，這個常，就如「裳」就是服飾本意，而不必加「服」字，也就是常服就指「工作服」、也就「便服」。像上工、上班、上課，就是人們經常可見的工作服。所以由「常服」的觀念，就可引伸出幾個觀念：如經常所說的日常、通常、尋常，就是指每天所常見的，每天在這個服飾制度下，所看到的正是這種圖像（image），也就是指這種狀態，表示經常、正常。這種文化理論就是由文字本義孳乳演變出來，這種狀態的終極原理就是常道、常理。

大家想像一下：如果站在火車站旁邊的天橋上，看到車來車往、人來人往，一定感覺：臺北市的交通好亂！其實如果是臺北市長或者是執政者，站在上面俯而觀之，一定會覺得：這是一個充滿秩序又有活力的社會！為什麼？因為不同行業穿著所屬行業的衣服，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，所以整個都市乃是亂中有序，有一種忙碌中的秩序感。西方人常講白領、藍領，藍領指的是工人、白領指的是紳士；一樣的，中國古代也有一種服飾體制，按照不同的時間、空間而而穿各自的衣服，如果是總統、經理一定是穿西裝，西裝就是他們的常服；而不同公司也各有不同的「制服」：被制定以表示身分的服飾。所以如何建立一個社會的圖象就是從所看到的服飾論斷時間，時間所象徵的就是一種秩序。整個社會的運作如果從服飾來看，不管是以前帝制時代的服飾，或者是現在自由的服飾。基本上都是

一個由衣服服飾所象徵的，一個有秩序、上軌道的社會，這個社會表示什麼樣的秩序：第一個就是「經驗的」，每天所看的經久就成為經驗性的事務；第二個則是「平常的」，第三個則是「單調的」。每天反覆同樣的工作，每天所穿的都是一樣的衣服，當然覺得視覺上，觸覺上都是單調而少變化，所以常是兩極的，感覺上這個 range 是從秩序到單調，都是日常生活的節奏。在這個情境下，就必須在時間之流中，適度區隔出短暫的時間，這個時間就是「非常」。

現在所看到的非常，大概就只有電視上的「非常男女」節目，爲了聳動的才會用「非常」。其實搭乘日航的飛機，可注意一個紅字的標誌，這個詞彙是從英語翻譯過來的，「emergency」我們翻做「緊急出口」，兩岸很多不一定統一，這個卻是統一的，大陸也叫做「緊急出口」；但是如果坐日航或日亞航，就看不到這個詞彙，就可發現這個紅色的標誌上面所寫的並不一樣，日本人翻作「非常口」，爲什麼日本人會把這樣的緊急出口翻做「非常」口？到了飛機場下機走出來，還是會看到同樣的標誌：「非常口」。等到上了高速公路，在公路兩旁又會看到「非常電話」。日本所保留下來的這個文字上的經驗，可以再查日本的字典、辭典，像臺灣的法制、法律有來自日本系與歐陸系，就保留了法院所用一個觀念，就是「非常上訴」，不一定全稱作「緊急上訴」或「特殊上訴」而是非常上訴。日本保留了這個「非常」的本意，就是特殊狀況的、非經驗性的、特殊的、緊急的。事實上我們的時間，就是由「常」與「非常」的時間所形成的。這樣就可以整理一個頭緒：時間有「常」與「非常」，工作有張有弛，有緊張有鬆弛；在社會生活裡既有生產也有休閒，有工作就有休息。整個社會生活就透過這樣的節奏感所形成，三千年前所構成的社會生活，三千年後所繼續的，基本上就是由常與非常所形成的一種節奏。社會總是遵循一種規律，人必須活在有規律的、有節

奏的社會生活裡，才能夠成爲一個健康的人與社會。既然有「非常時間」與「日常時間」，一樣的，也就有「非常的空間」與「日常的空間」。

就像住在木柵的，如果要問：對木柵最有印象的是什麼？以前大概就是政大、區公所，現在的話，有貓纜、貓空，據說將來還會有貓熊，這叫「三貓」。大家知道：不管是政大、區公所抑或動物園或坐貓空纜車，都是由行政、現代社會所形成的。這樣的認識木柵，只認識了一半！另外一半在哪裡？如果拐進木柵街較小的路，就會發現一座「集應廟」；如果再拐到另外一個地方中崙路，又有一座張慶望的祠堂。平常的時間，到這些地方，集應廟或張姓宗祠的廣場都是安靜的，只讓人家當停車場，平常也沒有多少人；但是如果到了有節日、慶典的時候，整個集應廟或宗祠前面的廟埕，就突然湧入各種的鑼鼓隊，有一大批神轎。這時候就會發現：進進出出的絕大部分是姓張的，因爲姓張的與高、林二姓都是從福建安溪移民至木柵的，張、高、林遍佈於整個臺北市鄰近地區，從淡水上岸後，有一部份人就停留在淡水或北投，因爲淡水早就先有人開發了，他們就選擇停留在山上。從安溪移過來的三姓：「張高李」在故鄉就拜保儀尊王、保儀大夫，特別是姓張的，就從歷史中找了「張巡」，也就是讀歷史所讀到的張巡和許遠，這種奉祀張、許二人的廟就是「雙宗廟」，姓張從安溪移民，從淡水上岸以後有些人就留在淡水，姓高的有些就留在北投，有些沿著淡水河往上，或停在景美，或沿景美溪進入木柵上岸。所以凡走過的就留下痕跡，在淡水、北投的山上，有集應廟，在景美、木柵也有集應廟。然後彼此在兩地間「迎老祖」，故一到迎送雙宗的節日，整個廟前、街上就成爲一片人山人海的活動。所以「平常」的木柵靜悄悄的，到了「非常」時間的雙宗誕辰就可發現原來還有另外一個木柵。所以木柵有兩個：一個由學校、

政府單位所形成的；另外一個則是由族群、宗族所形成的，從時間所決定的空間，一樣的也有兩個世界。事實上每個人都擁有兩個世界，兩個世界形成一定的節奏。

(二)

二十四節氣裡，有些因為自然生態而形成，如清明也是屬於節慶，氣候變化形成的有「雨水」等，都是由大自然的氣候所形成。所以根據自然生態和氣候變化形成二十四節氣。雖然大家因為每年都過節成為習俗，習焉而不察，事實上節日的根據就有自然生態、氣候變化。我們的節慶時間在組合方式上，凡有甲型與乙型可以分作兩類：

甲型日月相重：一月一、三月三、五月五、七月七、九月九
乙型逢十五：正月十五、七月十五、八月十五、十月十五

一月一、三月三、五月五、七月七、九月九這一種日月相重，就是陽月陽日：一三五七九為陽數，而沒有二四六八的陰數。乙型的十五日，會出現正月十五、七月十五、八月十五，乃是由於太陰曆的月亮的月圓，所謂「花好月圓」。為什麼甲型月日相重全部都是陽月陽日？節氣的過節，節就是關，過關，就如出關時身上要佩帶符節，所以過節就是過關，這就是一種時間的關口、關卡，在某一個時間轉換需要通過時間的關卡，有點類似人類學所講的通過儀式。什麼時候最好通過？就選在陽氣最盛的時間通過，一月、三月、五月都是陽月，陽月陽日陽氣最盛的時候容易過關，這是第一種；第二種則是和月亮的圓有關，在農業社會，直到現在工業社會，在一年裡要找一些團圓時間，在年循環 *year cycle* 裡，找一個好兆頭的時間讓

一家團聚。所以正月十五，從過年節直到十五，在十五前都說拜個晚年。真正過年的結束是到十五。所以十五吃的元宵、湯圓，都是和圓有關，吃過元宵，大家就上工的上工！上班的上班，南來北往分頭工作。從除夕、過年，就到十五，以後大家才分開，然後到清明，也是全家共聚掃墓的時間，也是全家團聚。另外一個是七月十五，七月十五是屬於民間所說的鬼節，鬼月的祭拜也希望全家祭拜。最典型的就是八月十五的團圓節，所以十五所有的活動都和團圓有關係。從農業時代到現在社會，在一年裡面總要找一個時間，全家能夠團聚在一起。可以說讓家人團聚的理由，就是透過節氣、透過團圓的活動，讓大家需要在一起。所以到了過年期間，大家都想辦法回家，任何一個民族都有這樣的安排，只是背後的意義不一樣而已，因此我們一樣也會有這種安排。

所有祭典的安排都會經過一個祭祀，一個基本的過程就是需要告解，就是祈求之後要具體表示感謝，最好的例子就是到了元宵節，就會祈求。元宵的活動全部和祈求有關。就如平溪的放天燈，天燈上都要寫上施放者的願望，所要祈求的就寫在燈上，讓它放上去。如果靠海邊的就有「乞龜」，在年頭乞求一個紅麵龜，乞求以後回去切給大家吃，吃了以後表示能分到這個福氣（分福），到了年底，就要準備表達感謝了。所以第二年就要來謝，都要比原來的再重一點，這個禮就是「乞龜」，有乞就有謝，這個謝，就是報謝，報謝和祈求，原本都是節日裡一個必然的基本設計。換句話說所有的節日，原來都是經過祭祀的活動以後，然後才能「通過」。這種宗教的影響都是經過合理化，才能形成一個社會生活的節拍。而這種的祈求，當然也會隨著時間慢慢的淡化。

以前的人過中秋，都要先拜月娘，現在想要買一個月光神襖都買不到。以前在鄉下地方，到了中秋節都可以買到一個上面印有月

娘的像，稱作「月光神馮」，先祭拜以後再吃柚子、月餅，現在大概很難找到，有一次要拍一個「臺灣節慶」，到處找，花了很大的精神才找到一張舊的月光神馮，現在已經找不到了！現在中秋節已經變成「烤肉節」，不過還是有一個重要的意義，烤肉節還是全家烤肉，可以看出原來那種團圓的意義，只是已經隨著時間做了調整。整個節日的節慶精神，其實套一句成語就叫做「吃喝玩樂」，原來節慶的食物是和祭拜的食物有關係，祭拜完了以後，閤家就會吃這個食物。以前過節比較有氣氛、有味道，在早先的年代，家裡的年糕全部都是自己蒸的。所以到了過年之前，到處可以聞到左鄰右舍在炊年糕的香味，現在當然都少了，大多是買現成的。

節慶的活動原來都是透過全家的活動、親屬之間的活動，或是透過左鄰右舍所形成的氣氛，讓自己有一種過年、過節的喜悅。不過隨著現代化以後，現代人的生活越來越開放，反過來講，也越來越淡化。用現在宗教學的術語來講，現在的生活越來越「世俗化」；雖則世俗化，但是某一些意義，還是會在節日裡特別彰顯出來。所以日常生活裡可以買到的粽子，和端午節所吃的粽子，都是同樣的食物，但在意義上和端午節並不完全一樣，因為「端午粽」代表端午節這一天所吃的，乃是一種節慶食物。透過這個節慶食物，讓人感覺有一種節慶生活的節奏感。現在所養的豬、雞已太普遍，現在人已經缺乏逢年過節「打牙祭」的喜悅。以前的時代大概只有過年過節才能夠殺雞，表示可以吃到比較好的飲食。其實從「常與非常」的觀點作觀察，飲食也是有區隔的，我們常講的「家常菜」，家常就是指每天常吃的；只有到了過節或是廟會的時候，才會吃非常性的節慶盛宴，這是透過食物所形成的時間區隔。在吃喝方面可以看出來，所有的節慶食物原來都和節慶有關，這種食物的目的都和節日裡的神聖觀念有關，或是祈福或是分福，都與乞求有關係。

節慶既然是家家戶戶都要參與的一種時間循環，另外一種空間的就是如何關聯每個地方，每個地方都有地方的公廟，都有一家一坊的神主：境主。大家如果有出國旅遊的經驗，到了基督教的地區，就可發現一個地方的地標就是教堂；若是到伊斯蘭教的地區，就是清真寺。如果我們到鄉下地方，看到最獨特的建築就是寺廟。這個寺廟就成為地標，也是一種文化地圖上的中心點，這是一種神聖中心的觀念，這個中心點既是文化中心，也是信仰中心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中心。「社會」這個字，society 是從西方來，經由日本翻譯出來，以前嚴復把社會學翻譯作「群學」，但是現在我們並不用群學這個詞，還是用「社會學」。日本的學界爲了對應於西方的 society，後來就決定翻譯爲「社會」。翻成「社會」其實翻的頗爲傳神，因爲這個詞彙裡包括有宗教意：「社廟」、「社樹」，也有社會意：「社團」，這些宗教信仰活動都是由社區社團來推動的。標準的文化地圖的中心是廟，廟旁邊還有大樹：社樹，在大樹底下就成為社內生活的公共空間，社民都可以在這裡喝茶聊天，成爲一個開放的場所。如果一個地方的公廟，廟埕上能有幾棵大樹，就常常成爲地方人具有共同記憶的象徵，這就是信仰中心的意義。這個信仰中心的形成，當然就會有社團，有文的也有武的，然後這些社團在慶典期間就會比賽，有幾個詞彙都和比賽有關係：「賽社」、「拚陣」、「遊行」，賽就是比賽，拚就是競賽。在賽社期間境內的繞境巡境即是遊行，遊行活動充滿了各種不同的競賽。在《論語》裡講鄉射之禮說是「其爭也君子」（《八佾》）在慶典、廟會期間，透過大家節制性的競賽所表達的，就是團體中有許多大小團體的競賽，這種競賽可以在同一時間內競賽，就是「拚陣」。所以到鄉下地方就可以看到，特別是在臺南這一帶有「宋江陣」，宋江陣就好像一種作戰的陣勢一樣。一個陣頭進去表演，就會打通鼓，開始引領拿刀、拿槍的，各式表演中既

有對打也有陣式。前面隊伍表演完之後，後面隊伍再進來表現，這是一種比賽。另外一種比賽又是什麼，就是每年會有不同的團體參加比賽，像基隆是由字姓輪流，今年輪到這一姓的，明年又輪到另一姓，每年都輪由一個姓，一些比較小的姓就「聯合」，或者由幾個姓聯合，這種競賽是每年輪流競賽，十幾個姓氏就透過各種循環式的競賽來表達。俗話常說「輸人不輸陣，輸陣壞看面」，所以今年輪到這一姓，當然要好好表現一下，因為等到下一次輪到，已經是十幾年以後了。每一個字姓都想：我們這個姓在基隆這個地方也算是有經濟實力的，所以一定要在出陣頭時好好表現，今年把握機會好好表現，到了明年，就換另外一個。

有一年曾參加基隆字姓的活動，那時候是林市長，宗親會和官方開會，林市長說：我們基隆和華盛頓是姊妹市，華盛頓每年的花車比賽是很有名的，他們都會被邀請。華盛頓爲了表示地主對姊妹市的禮遇，第一個隊伍就是讓這些姊妹市的代表，先走在前面，等通過中央觀禮臺後，就坐上各自的觀禮臺，然後再由下面的花車去比賽，讓很多姊妹市的嘉賓都能夠觀賞花車的表演，所以他就跟對字姓代表提議：讓基隆市的姊妹市（因爲基隆是個國際港，當然有很多姊妹市）的代表能夠先走第一個。結果這個建議提出以後，字姓代表反對！爲什麼？他們說：「我們等了十幾年才輪到走第一個，爲什麼要讓給姊妹市的代表。」最後還是沒有禮讓，這些代表還是只能坐在觀禮臺上看他們「拼陣」，並沒有機會作第一個隊伍。由此就可看出：等了十幾年才輪到他們可以上陣的機會，絕對不會把這個榮譽（他們認爲這是一個 honor）讓給別人：人類群體所有的活動，都是經過不同的方式競賽，只有競賽，情緒、氣氛才會 high，這種熱鬧的氣氛才會出來。狂歡，閩南語說是「鬧熱」：越鬧越熱、要鬧才會熱、不鬧絕對不會熱。所有的體育活動都要競賽，沒有競賽誰

看？像奧林匹克的體育活動，如果沒有競賽誰要看？所以競賽的本質，就是節慶廟會的歡會本質。這種節慶廟會又一定要被約束在一定的禮節中，一定的節日競技中，這就是為何要用禮來約束的拼陣行動。節慶廟會就是在這種合理化的方式下，來形成這樣一個競賽性動作。

（三）

（接下來大約有二十幾分鐘的時間，放映「臺灣節慶」的影片。這個片子是由新聞局與觀光局合作製作的，由余秉忠先生導播，在一年到頭的節慶中，要在不到三十分鐘裡呈現出來，我們就用「常與非常」這樣的節奏，構成腳本而拍成一部成功的片子。）

這樣一部紀錄片，算是官方的宣傳片。在整個結構上把「常與非常」這樣的節奏，變成是有節奏感的組合方式。臺灣有很多節慶活動都自然的保存下來，這種活動最近會引起注意，這與韓國有關，因為韓國把端午節向聯合國登記為「文化財」，臺灣沒有什麼反應！因為臺灣對於節日、廟會本來就自然的傳承；但是中國大陸就反應比較多，在網站上就有很多不同反應。韓國登記以後，大陸已經宣布也要過三節：端午節、中秋節，還有清明節，今年就恢復過三節。

節日其實是一個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，在臺灣生活久了，並不覺得這些節日所形成的時間、兩個世界，對於大家有什麼特別意義！其實人都要離開這樣的文化、這樣的土地，才開始感覺這樣的生活有一種文化認同感。這種節慶片子在海外的反應最好，在舊金山到了過年就一樣有舞龍、舞獅、打鼓，或許舊金山的舞龍、舞獅，無論技巧或氣氛各方面，並不比有臺灣精彩！但是在美東到了這個時間，就有華人到這個地方來看，因為會覺得有華人的文化認同感。很多人會說：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化以後，為什麼還要過節日？

因為節日所代表的是一種歷史記憶、一種共同的文化記憶。如果這些都沒有了，那麼全世界都只有一種通性文化，所有的穿著、所用的電腦，所看的電影，都是通性文化，但是「過節」就分的清楚，到底哪一民族過那種節日。

記得以前我在馬來西亞作田野調查，馬來西亞是除了香港、臺灣之外，海外華人最多的地方，但是當地終究馬來人還是比較多。馬來西亞在獨立建國之後就逐漸提倡馬來文化。但華人對於華族所保留的信仰習俗、節慶活動，就基於文化認同而自然保存，他們覺得華人還是一直不忘「中國」。其實這些是一種歷史文化的共同記憶，但是馬來政府硬說是「認同中國」。在伊斯蘭社會，對偶像崇拜特別敏感。有一段時間連舞龍舞獅也覺得是代表對中國的認同，所以要把舞獅的活動禁止。其實原本馬來西亞華人的舞獅民俗也受到現代化很大的衝擊；但是馬來政府說要禁，舞獅一下子就出了幾百團，他們還舉辦了一場國際的舞獅比賽，香港、廣東、臺灣、福建等都派團參賽。他們很有骨氣的說：一定要把冠軍留在馬來西亞！所以每年到了這個期間，就各派隊伍並且利用晚上的時間苦練，希望把冠軍留在馬來西亞。主要的原因是什麼？因為在一個多元文化、多元宗教的環境裡，這些節慶廟會就發揮如同宗教的效果，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凝聚了華人之心。

在馬來西亞作田野調查的時候，就有一種奇妙的感覺，吉隆坡是一個都會區，是一個現代都市。平常時間華人是分散居住的，其歷史遭遇被類同於「離散族群」，但是到了七月普度慶讚中元的時候，每一個祭典一舉行，就不曉得從什麼地方冒出很多的華人，偶而會有少數的印度人，但是絕不會看到馬來人！為什麼？因為馬來人都是信伊斯蘭教，伊斯蘭教徒是不可以接觸豬肉的，而華人舉行祭典時一定拜豬肉，所以看不到馬來人，這是華人的信仰活動。這

個活動每年都依年例舉行，在活動中可以看出「華族」作為一個民族的認同感，從所謂的離散族群，節日成爲一種凝聚方式，這樣的節日就可以說是一種「文化認同」。

所以節慶、廟會的活動使每一個人擁有兩個世界，在時間上、在空間上都擁有兩個世界，只是我們常常身在這樣的環境裡，卻反而沒有用心去感覺。對於這樣的生活既沒有感覺，就變得遲鈍；但是一旦離開那個地方，就會發現這樣的活動，就會形成一種文化上的認同感。所以透過這樣一種節慶、廟會活動，可以看出這是一套社會機制。

又如另一種經驗，就是和臺大精神科的朋友交換意見，他們問：臺灣的精神醫療和民俗有什麼樣的關係？在廟會期間可以看到有人趴在地上「鑽轎下」，如果在迎王祭典的期間，也會看到有人「扮犯」，頭上掛著一個紙枷，其實這些人大部分都是許願而來還願的。因爲一己心裡若有犯罪感，就有一種過咎的感覺。有些罪可能是法律上的罪，但是也有很多是道德上的罪，所以這種罪乃是天知、地知、我知的，他人並不曉得。在這種情況下這就會到這些地方，在媽祖前、在王爺前，自己解罪、或請處罰者代爲解罪。所以這些人趴在地上「鑽轎下」，或者扮犯，這是一種民俗療法，可算是一種精神性的治療。

臺灣這種節慶與廟會，保留了自古相傳的一種社會文化機制。如果社會把這些東西拿掉，我想精神科的醫師大概會非常忙碌，是否這套機制讓人們有一種自我排解的機會！

最近大甲媽祖又在進香，若問這些人，什麼是「快樂」？什麼是「自由」？其實社會人一點都不自由，爲什麼？因爲是教授就必須扮演教授角色，是官員就扮演官員角色，有的就要穿西裝、打領帶，到哪裡人都知道：你是什麼身份，醫師或教授，是什麼樣就怎

麼樣，事實上並不自由，都是被社會標籤有形無形的給認定。然則什麼是自由？只要去參加大甲媽祖進香，走七夜八天，所以要穿著舒服的衣服、舒服的鞋子。若是許願來還願的，有人都不講話；而這幾天中，生活的秩序：朝九晚五，就被顛倒了，只是走到哪裡、吃到哪裡、睡到哪裡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一流汗就要洗澡，在那時候並不可能睡舒服的床；但是躺下來就睡，那時候才曉得什麼叫「自由」。不管是什麼樣的身份，每個人都一樣，只是進香隊伍中的一個符號。走到哪裡有東西就吃，吃完就睡，有時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，因為都在走路。這時候都不必講話，高興怎麼走就怎麼走，這就是「自由」。形體上雖則疲累，但是心靈上卻自由，凡是參加過進香的就會有這種感覺，每年有時間就參加，也不必報名，七天八天中可以完全面對自己。如果臺灣沒有這套社會機制，是否有那麼多的告解機制？在田野每個人都是表演者、參與者，都投入這樣的活動中，成為團體中一個微小的分子，這時候才知道什麼是「自由」、「忘我」，進入渾沌狀態。如果人一輩子有這樣的經驗，就會懷念這個經驗，因為在經驗中可以讓自己真正面對自己。其實每個人都沒辦法面對自己，都有很多的約束：身份、地位、行業，就讓外在東西約束自己，所以事實上我們都不自由。為什麼不自由？人都希望自己高興怎麼作就怎麼作，這個節慶廟會在每年的 year cycle、每年的循環，讓這套機制可以運作。節慶與廟會在華人的世界，臺灣大概是保留最完整的地方，過去政府沒有鼓勵，至少也沒有禁止、沒有壓抑、沒有破壞，這樣的活動就自然會保存下來。我有一個有趣的經驗，有一次去北港，站在較高地方拍攝。早期大甲進香一過了橋，十萬人、八、九萬人，每個人手裡拿著旗子，在陽光底下，每個人手裡搖著金花，真會讓人看呆了！如果沒有看過這樣的景象，就不曉得什麼叫做「節慶」。這就是一個非常實際的感覺，所以節慶既可以傳

承，也可以創造。在巴黎，法國人屬地的人民，後來就到巴黎，特別是非洲來的，後來在巴黎一個社區成立一個節，後來就成為巴黎的一個觀光節日。這個由移民隨著離散者，移到另外一個地方，然後當地決定保存這個傳統，成為新創造一個傳統，也就標誌著有些人認同這樣的文化，這樣族群的認同，也讓人感覺擁有共同的記憶。所以一個文化、一個節慶廟會，可以從很多方面去看、去批評，你也可以從反面去看。因為從反面看到的，就是現代社會所缺乏的。一個家的團聚、一個村莊的團聚，進入二十一世紀社會後，還是沒辦法取代這樣的社會機制。從另外一個角度、從反面向去思考，這樣一個節慶與廟會活動。也許大家可以共同分享這樣的經驗。

（主持人問：）

李教授用一張一弛這樣的生活哲學帶我們了解節日的由來，並且告訴我們有關節慶對一個族群的全體意義，它是非常有效紓解壓力的社會文化機制。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問一下，跟今天的演講比較沒有關係。一開始我就說到您既是詩人也是學者，又是道士，是個老道士。幾種綜合的身分實際上是有他的衝突的，不曉得是不是也是用「一張一弛」的道理去調節自己的身分與自己的工作？

李教授答：

其實不瞞大家說，我最快樂的時間不是在研究室，而是去做田野工作的時候，我最快樂的事情，就是可以蹲在路邊和這些可能只有認識一次，而且以後可能不會再碰到，高興的交換彼此的經驗。你們現在都是學生，有一天你有地位以後，你會懷念沒有地位時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大家都有這個經驗吧！很多人喜歡逛夜市，士

林夜市可以逛，夜市其實是一種哲學，不但是一種生活，也是一種哲學，爲什麼呢？爲何不去餐廳、大醫院而會到夜市？因爲在夜市的感覺和去廟會最接近。因爲你可以穿得非常的舒服、隨便，就可以坐在那邊大吃特吃，這是一種「自由」。全世界都有夜市，爲什麼？每一個民族都會按照自己的生活節拍，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，越古老的民族就越有夜市的經驗，其實也不見得只有古老民族，在波士頓、哈佛，到了春天以後，因爲冬天很冷，春天一過，外面就排得滿滿的，形同夜市，你就知道，爲什麼夜市這麼好。在這裡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，平等和自由其實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可以看到。所以我覺得最快樂的時間就是離開教師的身分，在團體中忘了自己，這是爲何我覺得最快樂的時間。現在大家很忙，所以我建議有一天可以嘗試用這樣的方式對待自己，就會發現：很多沒有想的、被強迫做的，這時候就可以完全自主的去做決定，這就是在田野中所獲得的最大的滿足。

（學生問：）

我覺得自由就像風，你要不是在追求自由就是失去自由，一但把風抓在手裡，他就不再是風了，就是一攤死掉的空氣，所以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到自由。

李教授答：

沒有錯，自由是稍縱即逝的，以爲可以把握到，卻又很快過去。不過自由其實不是目的，自由是過程。在過程中，有感覺的這有自由的目的；或是說自由有個目的，因爲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，所以就很努力，這樣子，好像就不自由！這裡有個很好的比喻，請問各

位有爬過山嗎？上個禮拜我去中部，剛好有位義工，這義工是陽明畢業的，然後在中興大學惠蓀林場擔任義工。他說年輕的時候是登山隊的，臺灣百岳他登過很多，那時候很年輕，就以很快的登頂作為目標，等到爬了一些山後，就發覺並不了解登山！因為只是為了登頂，要征服那些山，根本沒有注意旁邊的樹木是什麼？旁邊的石頭是什麼；等到登了一半之後，發現這不一定就快樂，這不是休閒，而是在征服，這時候才開始改變態度，放慢腳步開始注意走過的山，旁邊有什麼植物、有什麼動物，終於知道什麼叫「登山」。所以自由是在過程，而不是在唯一的目標。

諸位同學都有一個很大的目標，可能想要很快的攻佔那個山頂，其實我勸大家，應該要有餘裕欣賞這四年、六年中，所有旁邊的生活，如果經過六年、七年，然後對週遭完全沒有感覺，就只有上課、下課，其實這是在攻頂，攻頂可能覺得我能達到這個目的，但是一路上沒有自由。所以你應該珍惜過程，而不是去嚮往那個目標。我想這可能是年紀，以我這個年紀和大家講這個，也希望我的經驗能夠跟大家分享。當然每個人在不同的階段，會有不同的人生觀、不同的時間觀，不過在這個年齡、在這個階段，並不覺得。我覺得享受過程比享受攻頂的樂趣更為重要，這是今天奉勸諸位同學的經驗談。

（學生問：）

「王船祭」大部分都舉辦在沿海地區，請問有何特殊的意義？

李教授答：

在 SARS 期間，我從臺北坐尊龍的車子到臺南，車上有幾個人？二個人：我坐在車頭，一位小姐坐在車尾，掛個口罩，連司機三個

人。我們總以為瘟疫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，剛才柯教授跟我講，現在的醫學教育在出現 SARS 後已有很大的改變，為什麼？因為原本我們以為已經絕跡的瘟疫，事實上並沒有，其實跟我們是並存的，只是沒有注意。大家都是讀醫學的，SARS 期間，我們的醫生、我們的醫療倫理怎麼處置？其實，人類面對瘟疫需要一種心理治療，怎麼講？人的病有兩種：一種是瘟疫的病情，另外一種是即時的慌張。一個地方發生大瘟疫，就如這次的 SARS 如何控制？過去每次瘟疫一來，可能一個村子人死了大半。所以過去的救治，除了有醫療，只要大瘟疫過後，醫學就會進一步，中醫這樣、西醫也一樣，每次大瘟疫以後，醫學上一定會有突破。這個突破是醫學的，卻也不要忘掉還有人的心理創傷。曹丕在《典論·論文》裡講：「徐陳應劉，一時俱逝」，為什麼會俱逝？因為一場瘟疫，所以瘟疫來臨，除了要有醫療、衛生的對策，還要有心理上的。每次瘟疫結束之後，一定會透過一種儀式行為來做心理的、集體的重建。

在 SARS 期間，有一個非常深的感觸，就是到某一個村，王爺轎到了傍晚才來，全村的人都出來了，跟隨在王爺轎後面，每個人手裡拿一炷香，沒有人講話。那時候已經晚上七、八點，天都黑了，大家跟著走，就在村莊的路上巡繞。當村子繞完之後，就要送到隔壁村子，突然間一聲令下說：「送王爺！」所有人全部跪下，一點聲音都沒有，然後轎子就從這個村，跨過圳溝到另外一個村。大家注意，這是個心理治療的場景，因為村人覺得：在這 SARS、煞瘟的肆虐中，透過這樣的儀式獲得心靈上的安慰。「燒王船」就是這種藉由迎王然後送王送走瘟疫，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一種象徵行為，所以人們結束活動的時候，人們的集體心理需要經過一番重建。到現在為止，所有類型的行為，除了要有意義上的訴求，也必須有精神上的考量，最後再舉一個有趣的經驗，所有的戰爭結束了，一定會有

一場儀式，就如忠烈祠一樣，一定會有一場國殤的共同祭拜。政治上儘管有恩怨，如以前的改朝換代，都需要一場儀式，所有的都已過去，都需要公平面對死亡，讓所有的一切都會「普度眾生」。這是一種象徵行爲，表示集體需要通過集體的儀式行爲，才能夠能夠通過痛苦的關口。每一次世界大戰、每一次大災難，這種儀式性的通過就不斷重演。大家想：如果把這些通通拿掉，人類要如何集體的通過？所以人類的行爲乃是非常複雜的，我們會從人文的角度來思考，「燒王船」這個活動爲什麼會存在？不但在臺灣存在，在馬來西亞一樣可看到，爲什麼？因爲在不同的地方，意義雖是不完全一樣，但是共通的地方就是集體通過的意義。

這可以提醒在醫療的專業之外，仍需一種人文的考慮。人既需物質，也需精神。換句話說，人有世俗的需求，也有神聖的需求，才能幫助我們了解整個人的面向：有聖的一面，有俗的一面，有常的一面，有非常的一面，如果只有一面，這個社會不瘋狂才怪，這樣的社會不可能永遠存在，類似這樣「燒王船」的活動，就是屬於神聖、非常的一面。如何適當的調整常與非常、俗與聖，就是這些節慶廟會爲什麼能夠存在的理由。所以希望簡教授設計的這個文化講座，幫助大家從人文話題去看文化，有很好的技藝、技術，就需要再加上人文、文化的訓練，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人。哈佛最近通過六個通識方向：歷史、藝術、人文、美國史，還有一個是「信仰文化」。我碰到臺大的師生，就問臺大的課程有沒有信仰文化？他們說沒有！我也碰到北大的師生，也說沒有！大家都知道：二十一世紀文明的衝突和宗教有關，只要離開臺灣，就會面對全世界的宗教，若不了解基督宗教、不了解伊斯蘭教，又如何理解不同文明間的衝突！但是兩岸的最高學府：北大與臺大，同樣是沒有信仰文化的課程，然後又說全球化，這是很弔詭的。所以什麼叫做「通識」？通

識的意義就是除了了解自己的國家、專業，也要了解全球、重要文化，我覺得人文課程是爲了幫助大家了解自我與全球的一種課程設計。

文化講座系列之六

「臺灣節慶民俗與廟會文化」

紀實

設計節慶的真諦

長庚大學為配合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」所開設的第六場文化講座，於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八日下午七時在工學大樓六樓會議室隆重舉行。

這一場我們邀請到的是李豐楙教授。李教授臺灣雲林縣人，又名李弦、李洽。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、博士，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，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客席教授。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。曾擔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、副教授，私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。道教文學、古典詩論、現代詩學之研究，可說是學術界、教育界、宗教界「三界」的佼佼者。著有《六朝隋唐仙道小說研究》、《東港王船祭》、《儀式、廟會與社區：道教、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》、《雞籠中元祭祭典儀式》等多種專書，文學著作有《大地之歌：李弦詩集》、《李弦散文集》等多種。

李教授從《禮記·雜記》孔子論蜡所謂「張而不弛，文武弗能也；弛而不張，文武弗為也。一張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。」為今天的演講定調。民俗節慶在不同的世代、不同的國度、不同的宗教裡，容或有所不同，但基本上都是為「一張一弛」而設計的。所謂的節

氣，乃是先民從大自然的經驗所歸納出的社會秩序與生活哲學。從日常生活來說，過節慶是屬於「非常（態）」的設計。節慶根據自然生態、氣候變化，有兩種組合方式，甲型是一月一、三月三、五月五、七月七、九月九，是陽月陽日，自見其節奏；乙型是正月十五、七月十五、八月十五。乙型節慶大都與團圓有關。節慶是一種家家戶戶都要去參加的一種時間的循環；祭祀是度過節慶的主要形式，於是產生定期的廟會活動，成為展現族群共同記憶的文化活動。

李教授還演講中播放他所編寫《臺灣節慶》的記錄片，它是以「常與非常」「一張一弛」為主旋律的記錄片，他為他的設計，以及廟會祭典的文化意涵，加以說明。最後更以他參與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為例，說明參與遶境以及「鑽轎下」，都是一種民俗醫療，一種心理治療的機制，信徒可以從中獲得的心靈舒解。

在現代社會裡，過年、過節常以為只是放假天，或常成為人潮、車潮湧現的代名詞。在節慶裡常常有些失落感，今天李豐楙教授引領我們一同思古想今，使我們對節慶民俗與廟會文化終於有了新的體認！